

抒怀

无言的山

□ 袁家莉



忆情

信封里掉出十元钱

醴陵市特殊教育学校 陈亮

周末整理书柜,翻出一封泛黄发脆的旧信,落款是1998年3月2日,那是母亲在我十六岁生日前夕写的,已静静存放了二十八年。

当年我在浏阳师范求学,晚自习下课,我第一个冲到传达室取家信。彼时家中未装电话,书信是我与家人唯一的联络方式。在校门口昏黄的路灯下,我拆开信封,信纸取自弟弟的作业本,密密麻麻的蓝字,是母亲熟悉的字迹。

信里说,得知我收到了三百元伙食费,他们就放了心。我却清楚,这笔钱是卖掉过冬粮食,再从日常油盐开销里一分分省出来的。翻至第二页,一张十元纸币应声滑落。母亲写道,3月12日是我的十六岁生日,无贵重礼物,让我拿这十元买点肉补身体;又叮嘱我不必牵挂家中,专心读书。

握着温热的十元钱,我满心酸涩。儿时我总期盼和母亲同天的生日,只为吃上她煮的塘心鸡蛋。长大后才明白生日是母亲的受难日,一想到她独自扛起全家重担,心里沉重不已。

那时家中七口人,生计全靠父母务农。他们上要赡养年迈的爷爷奶奶,下要供我们兄妹三人读书。我是老大,读师范一年各项费用三千余元,在当年堪称巨款。为凑学费,父母常年辛劳:父亲做泥瓦匠,早出晚归,工钱年末才能结清;瘦弱的母亲兼顾西瓜地与鱼塘,闲时还去工地挑砂浆、搬砖做小工。常年劳作压得她双肩不平、脊背微驼。每当我提起这些,她都笑着摆手:“做父母的,不都这样嘛。”

如今我已为人母,重读旧信,才发觉母爱早已在心底生根发芽。我总会不自觉效仿她的模样,早起备好温热早餐,在孩子受挫时温柔开导鼓励。

望着孩子的笑脸,我渐渐懂了,母爱从不是单向的付出,而是无声的传承。这份温情藏在信里的十元纸币上,藏在母亲佝偻的肩头,也藏在我照料孩子的细碎日常中。

我跟父亲通电话,从来不超过一分钟。他问“吃了没”,我说“吃了”;他问“冷不冷”,我说“不冷”,而后便是长久沉默。听筒里时而飘来他那边的电视声响,时而听见风撞门框的轻响。我俩谁都不舍得先挂,却又寻不出半句新话,末了总由他开口:“那就这样。”我应一声“嗯”,通话就此中断。

儿时总觉得父亲格外高大。他骑着永久牌自行车,我坐在后座,双手紧紧攥住他的衣衫。冬日寒风刺骨,他默默把我的帽子往下扯紧,一言不发;夏日带我去镇上买冰棍,我在后座吃得汗水淋漓,浸湿他后背的衬衫,他也不曾回头责怪半句。那时他宽阔的肩膀如高墙,能隔绝世间所有冷风。

初二那年,学校要交一百二十元资料费,我拖了三天才敢开口。父亲掏出一沓五元、十元的零钱,反复清点,递给我一百三十元,多出来的十元,他说:“去买那本你喜欢的书。”后来母亲同我说,那是他在工地打了三个月零工攒下的,原本打算将那双磨破鞋底的解放鞋换了,终究作罢。

十五岁我考入县中住校,每月归家一次。父亲总在村口静静等候,望见我转身引路,一路只淡淡问一句“学习跟得上不”,听到我说“还行”,便不再多言。返校那日,他送我到老槐树下,没有半句叮嘱,长久伫立,我走出很远了,拐弯回头,依旧能看见他的身影。

父亲从不过问我的分数与名次。母亲曾拿我的成绩单给他

看,他看了许久,只评价一句“字写得比从前好了”,随后便将成绩单工整叠好,压在枕头底下。

前年冬日,父亲久咳不愈,我返乡时硬拉着他去县医院就诊。排队等候时,他抬眼望着我,轻声感慨:“怎么长这么高了?”我心头一阵酸涩,我已年近五十,这话他藏了大半辈子。

返程那日,老槐树下依旧是父亲送行的身影,狂风揉乱他花白的头发,他浑然不觉。

夜里我刚到住处,收到父亲发来的微信,仅有一字:“到?”我回复:“到了,放心。”

他再无消息,可我清楚,他定然捧着手机,盯了对话框许久。

山从不会言语,却始终静静伫立。无论我走多远,蓦然回首,它永远守在来路,安稳又厚重。

随笔

明月来相照

郴州市第九中学 钟莎
夜空澄澈如洗,一轮明月自海面缓缓升起,朦胧清辉铺满天幕。远处礁石像沉水巨石静卧波光,圆月与礁石相依,浪涛辗转拍岸,旋起细碎涡纹,漾出海潮绵长的回响。

月光似白日暖阳,温柔倾泻,我总爱望月静坐,氤氲柔光漫入心底,滋生出治愈人心的暖意。泛舟夜游,小舟随水波轻晃,晚风融于浪潮,推着船身缓缓前行。或躺或坐,鹅黄月影落满身,天地间只剩我、明月与水中倒影。独对清辉,心墙层层消解,人与山海相融,生出难以言说的亲近。心事尽数放空,便生出海纳百川的开阔,生命总在这般涤荡后,轻装奔赴前路。

马克·吐温说过:“每个人都是月亮。”我偏爱世间清浅月色,恰如清水芙蓉,不染雕琢。月亮借日光赠予世间光亮,照亮晚归行人。月引潮汐,潮落时赶海拾趣,是海边独有的浪漫。偶逢月食,月影被暗影遮蔽,如同生活短暂按下暂停键,暂且停歇,方能体味人间百味。月色教会我淡然释怀,接纳万事转瞬即逝,这便是独属于月夜的生命哲思。

望见水中碎月,不由想起捞月的猴子。镜花水月看似虚妄,可猴子纯粹热忱,懂得默默欣赏夜色生机。仰望孤月,便懂张若虚“江天一色无纤尘,皎皎空中孤月轮”的怅然。

月有阴晴圆缺,弦月、满月轮转不息。高悬夜空的明月,是永不熄灭的希望灯火,于清寂夜色里,予我心安,亦藏着生生不息的力量。

书光

印象



张永生/摄

生活

掐南瓜藤

邵阳市作协会员 范军

端午雨后,南瓜藤疯长,一日能蹿十至二十厘米。前一日傍晚藤尖尚怯生生躲在墙角草丛,次日清晨已攀上矮墙半腰,顶芽高高扬起。纤细卷须像孩童手臂随风轻晃,但凡缠上的物件,很快便被宽阔大叶遮盖。藤蔓骨节极易分蘖,一藤分出数枝,向四方肆意延展,层层绿叶撑开,宛若连片绿伞,覆满草地、矮墙与土坡。

望着眼前翻涌的绿浪,我满心踏实欢喜,同父亲念叨今年南瓜定能丰收。父亲却淡淡道:得掐藤。

我满心疑惑,藤多花多,南瓜

不就结得更多?只见父亲扯出一米多长的嫩藤,顺着关节轻轻一掐,嫩枝便断落。他边寻嫩藤边解释:分枝过密,每根藤蔓分到的养分便会稀薄,难坐瓜。我虽懂作物徒长不丰产的书本道理,但亲手去掐时,仍满心不舍。

南瓜主藤不断生出侧枝,需隔几日便修整一回,却也不必悉数摘除,留几株壮侧枝方能均衡结果。劳作间隙,父亲轻声感慨:人也是一样哦。可我当时并没有留意这句话。

母亲将掐下的嫩藤撕去老皮,切出翡翠般鲜绿的小段。蒜

片爆香后下藤快炒,添两个鸡蛋,黄绿相映,出锅仅撒少许盐。入口嫩脆清甜,裹挟绵长草香,一盘菜总能顷刻吃光。

待饭后,父亲方才道出深意:人和南瓜藤相仿,有欲望本属常态,可欲望肆意膨胀时,必须及时收敛,否则终将拖累自身。

这话猛地戳中我心底纯粹、却极易被贪念沾染的角落。抬眼望向院中藤蔓,多余侧枝已被掐去,不再肆意蔓延,只沉稳地顺着主藤向上攀援。晚风拂过叶片,翻出浅浅银白,我静坐院中,久久陷入沉思。